

(香港) 梁凤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归航之

香港最新畅销书

深情似往昔



香港最新畅销书

归航之

深情似往日

(香港)梁凤仪著

J247.57
259
: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字 97 01—97—00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情似往时/梁凤仪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9

(归航系列)

ISBN 7-02-002456-4

I. 深…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651 号

责任编辑: 彭沁阳 曹晖

“归航”题字: 曾宪梓

书名题字: 黄宜弘

封面设计: 邓坚毅

美术编辑: 徐中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37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3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定价 10.30 元



作 者 像

献给

宜 弘

序

宜弘和我相识相爱逾十载。我们与日俱增的互敬互惜互重互爱,是亲友们有目共睹的。

都说会有“七年之痒”,事实证明,人世间无情岁月的流逝,只有不断地为我俩的有情天地创造和累积更明亮更璀璨的景色。

每年每月每日的林林总总遭遇,使我们愈来愈倚赖和重视对方。生活上的甜酸苦辣,如果没有对方一起细细品尝,真是完全不是味道。分享快乐让我们更喜形于色,乐不可支;分担苦难又顿成一种难能可贵的锻炼和求之不得的考验。

在去年我们结婚时,很多内地和香港的传媒朋友都问同一个问题:

“什么原因使你们相爱起来?”

答案是:我们互相欣赏长处,同时彼此容忍缺点。而且,我尤其感动于宜弘可以有能力把我潜藏的品质予以提炼培育,从而帮助我发挥发展,更感谢宜弘同时可以有本事把我的拙劣品性控制得宜,防范我失仪失礼。

譬方说,我是个天生脾气急躁的人,加上后天环境内的工作量狂多,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相当重,宜弘就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方式为我纾缓紧张,让我轻松快乐。

这几年,为了处理写作、出版、制作电影及电视剧等业

务，而要奔波劳碌于五湖四海，在家的時候少之又少，陪伴宜弘的时间更少，亲友们都取笑我，说我“不守妇道”。宜弘非但没有怨言，给我的鼓励和支持之多之大，难以言喻。

从来，我离港公干，宜弘的电话一定在我抵埗之后一小时内就摇来，为了要确知我平安抵埗，他才安心。

每一天，不管我人在何方，无论宜弘的会议多频密、工作多繁重，他都必定跟我联络上一两次，问：

“你好吗？工作顺利吗？有发脾气吗？”

或者简简单单地说那句女人可以一天听上七遍，依然爱听的话。

男人建功立业，叱咤风云，他的女人就顺理成章地捡尽便宜，大可威风八面地分享他的光荣、名望甚至各式利益。女人一旦事业有成呢，情况就不一样了，传统思想往往会令她的男人产生一种无可避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

一般男性看重和欣赏的女性本事，只宜在家庭内发挥。这也是现代妇女所面对的困扰，事业与家庭，有如鱼与熊掌，少能并存。

我是最最最幸运的一个。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立志写作，宜弘就竭尽所能地辅助我和支持我。

我写作劳累，他就像对勤力念书的小孩子一样，以各种方法鼓励我，包括带我去玩乐散心、给我买喜欢的东西等。

我抓破了头也想不出财经桥段来，为把小说写好，他就不厌其详地把企业界内的实例给我解释，启发我的灵感。

我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使我的事业更畅顺，他不辞劳苦地亲自为我建立各种有用的人际关系，并慷慨投资，以支持我进行各式市场开发和拓展。

只要文字能源源不绝地从我笔下流溢出来，他就开透了心。只要我通过文字的创作而得到各种应运而生的成绩，他就觉得大功告成。

在事业的建立上，宜弘对我的扶掖，不错是带一点点的宠溺。然而，最难得的是，他在我修养的督导方面，更是无微不至。

记得有一次，宜弘给我买了一张软皮的办公椅，家具店送了货后，他还在紧密的工作日程内偷了个空，跑上我的公司，在那张新的办公椅上坐了一坐，感觉很好，才放心离去。

当时我在外头开会，秘书把宜弘来访的情况向我报告，回家去时，我就问：

“你今天无情白事上我办公室来坐了三分钟就跑，究竟搞什么鬼？”

宜弘微微笑，说：

“给你买了张新的办公椅，试坐一下，看是否舒适。而且希望新的家具摆设带来新风水，你工作再劳碌也不用发下属脾气。”

宜弘其实是绝不相信风水的人，言外之音，只为趁着细致的关怀表达他对我做人处世的教导。

类似上述的情况，周时出现，不能尽书。

很多时，我遇到可恶之人与不平之事，免不了生气。宜弘总是劝我少安毋躁。他对人对事往往能将心比心，肯站在别人的立场及谅解别人的苦衷。这是最令我敬佩的。为此，宜弘是个乐观愉快开朗积极的人，与他在一起，天天如沐春风，如见朝阳。

宜弘爱我以德。

我至大的幸福也在于此。

貝
井

我想，读者们爱护我，到底因为我勤奋地写出了又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对他们能起消闲和益智的作用。

同事爱戴我，无论如何因为我还算是个真心地照顾了他们前途的老板。

朋友爱惜我，又因为我们不是天天聚面，大有机会在轻松愉快的叙会上，拿自己最好的一面示众。

父母与亲友爱宠我，更是为了切肉不离皮，天生的血缘关系自然产生浓不可解的感情。

宜弘之爱我，只为我是我。

他需要海量去包容我的缺点、需要细心去眷顾我的感情、需要耐性去督导我的修养，还需要幽默去纾缓我的紧张，更需要慷慨去支持我的意愿。

以我很一般的才识和品性能有今日的一切，无疑是我的幸运，而当以能成为宜弘的妻子为我幸运之最。

在我所写的小说中，女主角经常都是只能爱天使而不能爱魔鬼的女人，我亦然。现今，深爱自己的丈夫是一位我心目中的君子，这更是我毕生至大至重至珍至贵的福分。

实在无以为报，只有以秃笔寄情寄意，《归航》系列小说对我特具意义，谨以此册送给我的好丈夫，让宜弘留个纪念。

梁 凤 仪

一九九七年三月

一九八四年的伦敦，氏表三度，很冷。

天气冷，人心更冷。

在世界著名的伦敦市区察复加广场上的这个清晨，那些经常在此歇息与寻食的野鸽子都飞不动似的，围在广场四周的各个建筑物的屋檐上，静待着再振翅高飞的诱因和机会。

广场内那些供游人闲坐赏览的椅子，空着，只有两张被露宿的醉汉霸住，瑟缩地蜷伏其上，希望不必醒过来，再面对跟他们已无大相干的现实世界。

广场旁地下铁路站口的报摊照常在清早六时半就开业了。

报贩是个年青小伙子，把一大叠《星期日泰晤士报》放在报摊上最显眼的地方。

头版瞩目的报道：伦敦唐人街十号已发出明确的指令，决定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将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交还给中国。

驻足报摊的路人不多，但每一个人读到这头条新闻都在心上叽咕，慨叹又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让人家捧回去了。

反而是报摊的小伙子精神饱满地跟那些买报的路人聊起来，他的意见是积极的，说：

“是人家的东西就应该归还人家，自己的精力放在搞好自己国家的事上头才是正经。本国经济再这样子消沉下

去，铁娘子应该回厨房去给她老公做饭，让工党有机会一显身手。”

有人极表同意地回应他，还翘起了大拇指称赞。

但也有持反调的：

“没有了香港那还得了，国库还不够穷么？”

“慢着慢着，香港有几百万人，九七年都指着自已鼻子说：老子是殖民地的子民，一百五十年来贡献过多少油水给大英帝国了，一九九七年开始，你们英国把香港双手归还中国，我们就跑到英伦岛来定居好了。这才是我们的世界末日。”

“不得了，不得了，已经是僧多粥少，多几万人来抢饭碗都要把我们饿死，一下子来几百万人，踩沉了我们整个英国。”

“神经病，香港人不一定会喜欢来英国。”

“这才笑话呢，他们会不喜欢来，听说去年就开始闹移民潮，人人都准备走难。”

“别紧张，早在一九八一年英国宣布的新国籍法，已经给了我们极大的保障，香港人不能就这样冲来英国，别说定居，就是观光旅游，持香港的英国护照都要申请签证。”

“太好了，保守党还是有点好处，有备无患！”

你一言我一语地就在报摊周围成了个城市论坛，切实地反映英国市民的一些心态。

这些心态是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选民。

从政者要大权独揽，总要过选民的一关。

香港问题牵涉范围至广，意义深远。

处理香港问题的漂亮与否，代表着一份影响选民信心

的政绩。

而且，也实际地涉及英国日后的经济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不列颠帝国真是时乖命蹇，逐步崩溃，而沦为今日要仰承美国鼻息，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马首是瞻，雄风委实不再。

最基本的衰落有两大原因。

其一是国债日重。

尽管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经济因而被拖入谷底，战后的这半个世纪，怎样设法也无法再钻出来。

战后英国的那笔账，真是叫政府欲哭无泪。

单是英镑区国家所欠的债务就超逾三十五亿镑。且战后英国本土最困扰的是美元奇缺，这迫使英国无法不厚颜向这个本来是属于他们大英帝国操纵的美国贷款，高达三十七点五亿美元。

正在弄得一身钱债之际，英镑又自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受到贬值的惨痛打击，是年九月已经被迫宣布贬值百分之三十点五。

其后的这些年，直至跟中国谈判香港问题期间，由战后最高峰的港元十六元兑一英镑，直掉到破十元的关口，谁都不能否认跌幅属惨不忍睹。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耗费了二百五十亿镑，国内投资减缩了四十亿镑。海外投资从战前的三十五亿减到十九亿。

这还不要紧，战后各国无不在百废待举之中，发奋图强，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年这二十年内，战败国日本

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十四点一，意大利为百分之八，西德为百分之七点五，法国为百分之五点九，美国为百分之四点一。

大不列颠国则为百分之三。

他们的境况可见一斑。

实际上，到了一九六五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英国先后被西德、法国、日本超过。

与此同时，英国对外贸易、航运与海外投资在国际上的比重亦下降。

吃不饱、穿不暖、口袋里空空如也的失业流浪汉充塞在英国街头巷尾。

一踏入八十年代，甚而中国这么穷的国家，都已在庆祝第一枚近程火箭发射成功二十周年纪念时，在英国仍不断发生着因煤矿工人罢工，而至国内老人在屋内冷死者无数的惨剧。

英国国内人民情绪的普遍低落是举世皆知的，不算秘密。

第二个使大不列颠帝国无法不在战后的这几十年，逐步崩溃的原因，是各个殖民地、保护国相继脱离英国独立。

英国种种经济危机严重而有效地影响了他们以军力管治和压制殖民地的力量。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风气极盛。由印度开始，在英国那个雄厚壮观的殖民地大围墙上，成功地凿穿了一个小洞，于是其他被压迫的殖民地、保护国就更容易乘机起义，奋勇把英国势力踢出领土之外，慷慨激昂地高唱着还我河山的歌曲，士气磅礴、军心整齐。继而缅甸、锡兰、新加坡、马来亚、巴勒斯坦、埃及、塞浦路斯等等，都纷

纷揭竿起义，且获成功。

英国在殖民地政策上，也有国内的分化情绪。有不少开明进步且有良知的英国国民对殖民主义是反感的，当然，也仍有部分英国人受制于传统的民族优越感而不愿看到日不落国成为历史名词。

至于执政在位的国策拟定者，有他们客观的困难和顾虑，撇开他们个人的意愿不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越穷就越不能放弃掘金的机会，于是在殖民地政策上依然有他们在位期间的必然坚持。

就为了上述一总的情况，一九八四年一月的清晨，也就是《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了首相已在去年十二月下令同意把香港主权和治权移交中国之当日，在伦敦察复加广场通往白金汉宫那条带暗红色的柏油路旁边，一间纯白色的殖民地式建筑物内，正坐着好几位在民间不见经传，在政坛上却举足轻重的幕僚人物。

以现代政治术语说，他们就是重要当权者包括政治部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

原来是清一色的红须绿眼英国人，直至到易祖训最后一个出现，才有华人参与这个闭门会议。

易祖训最后一个到会，是因为刚从香港乘飞机赶到。

香港飞英国的航班也是很多年前就设计好的。刻意地安排晚上起飞，到翌日清晨时分抵达英伦，使乘客既不用浪费在香港的一天工作时间，又能在飞机上安睡一觉，一醒过来，便能精神奕奕地投入工作。

乔治伟柏替易祖训倒了一杯咖啡，谈及了这个最一流的飞行时间安排，说：

“九七年后，可能连这种安排都会被取消了。”

易祖训微笑说：

“总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

艾维斯把今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递给易祖训，道：

“你看过今日的报纸没有？”

易祖训点头：

“自机场进城时，在车上翻过了。报道是真的吗？”

在座各人都是政界权威人士，绝对有资格证实这段消息。

但没有人作答。

只有路易鍾士说：

“英国白厅自然会在稍后时间向传媒否认，说这是纯属猜测。”

这样的对话作为今日会议的开场白是相当含蓄却又是清楚的。

易祖训已完全明白今日的英国政府立场了。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显然是有根据的。

这真是一张有份量、有质素的报章。

虽是英国报纸，但也不时地直话直说，不怕戳穿在位者的假面具和从实招出令国家丢脸的事。

五十年代初，易祖训刚到英国求学，他有日读到《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说：

在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域，沿着从欧洲直至日本这条弧线，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就不能签订任何条约，不能成立任何联盟，也不能作任何决定，只有庞大的共产主义集团是密不通风的。

他还记得那天应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是他们到牛津去开学的前一周。

自此，他就喜欢看《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并且循着它的报道，去观察英国的国策走向，从而探索英国政坛与传媒的微妙关系和合作模式。

这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必定是有所根据的，白厅也必然会出面否认的，因为时机还未成熟。

面前的这班英国政坛、包括香港政坛的大阿哥，以客卿的身分所能发挥的政治作用极大。

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主子，但有一个共同政治取向，都是属于在位的保守党派别，同时，是英国人。

之所以要邀请易祖训参加，是因为他的身分比其他两位来自香港的政治人物更有可取之处。

英国人很聪明，有很多仗是不能正面打的。

两阵交锋除了明刀明枪、冲锋陷阵的正规军之外，还可以有游击队、有间谍、有特务、有情报兵、有卧底人物。

姑且勿论叫什么名堂，都必须要有一个人属于隐蔽身分，或以半明半暗的身分去为港英进行一些有利工作。

易祖训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他是个聪明、机灵、敏捷、富有的人材，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贪。

易祖训对自己手上拥有的名望、权力与财产，永远不会满足。

他的理想是富甲东方，权倾香江。

外人世界人只管按动计算机，把那些上市公司的年报资产数目加起来，于是排出了所谓香港，甚而是全球的十大富豪，于是李嘉诚、包玉刚、嘉道理、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陈增熙、邵逸夫等富商都上了榜。

易祖训完全不去争这种富豪排名，他太清楚自己的资

产老早已超逾他们之上，就是因为他的资产来源不是能在公司的年报上公开之故，一旦有了这个原因，人们无法看到他财产的实际数字。

易祖训也不要知道，因为他并不以今日为截止日期。

他认为他的世界还在明天。

权力往往是财富的源泉。

这些年来，他成了眼前这批政坛人物的老拍档，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够多的。

有哪一项香港的重大基建工程，他没有染指？

投标是他，他要赢就赢。

投标不是他，人家赢了，他就注资。

易祖训经常打比方说，他好比是大赌场内，不住巡逻的豪客，看准了哪一个赌档的牌风有利于他，他就把筹码押下去，发现了有哪一个赌徒当时手风盛，那就加注在他身上。

这种赌法最精、最稳、最能赚大钱。

对于中英这场世纪末的大决斗，香港是赌场，也是注码。

他要参与这场历史性的“无大刀”战役，是无可避免的，他也着实深表欢迎，因为可以发乱世大财。

例如在香港去年九月的港元外汇风暴，他的斩获之大，难以细诉。

类似这种机会，在一九九七年来临之前，一定会有很多。

易祖训有他的个人如意算盘。

在中英这场香港争夺战上，他真的只能投靠一方面。

在分析之下，投靠英方的好处几乎是一面倒的。

易家的太曾祖父是英国大商人保罗云纳。云纳家族下